

布依语汉语 名量词对比研究

BUYIYU
HANYU
MINGLIANGCI
DUIBIYANJIU

名量
词。

刘朝华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刘朝华，男，云南省镇雄县人，2004年7月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毕业，获硕士学位，2012年7月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为云南民族大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汉语语法、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布依语汉语
名量词对比研究

BUYIYU
HANYU
MINGLIANGCI
DUBIYANJIU

刘朝华 著

名量
词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依语汉语名量词对比研究 / 刘朝华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222-12064-8

I. ①布… II. ①刘… III. ①布依语—数量词—对比
研究—汉语 IV. ①H268.4 ②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4682 号

布依语汉语名量词对比研究 刘朝华 著

责任编辑: 刘 焰

装帧设计: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李 平 //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云南君和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2064-8 定价: 35.00 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序

量词是汉藏语系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数量丰富，类型众多，成分复杂。根据其称量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名量词、动量词、集体量词、个体量词、专用量词、临时量词等，名量词是其中的一个大类。布依语作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语言之一，其量词除了具备同语族、同语支语言量词的共性特征以外，也有着自己独有的一些特点。在布依语中，名量词不仅可以指称事物的量，表示事物的单位，同时还可以反映事物的外在特征、性别特征，指称人的名量词还可以反映说话人的情感倾向。绝大多数的名量词可以表示事物的类别，因此，又称为“类别词”。尽管学术界对名量词的性质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如量词作为结构的核心还是作为名词的一个修饰成分等，但作为布依语量词中的一个大类，不仅作为事物的计量单位，而且还起到对事物类别进行标记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布依语量词的特征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语言大调查以后就已经为学界所关注，50 年代出版的《布依语调查报告》《布依语语法概要》以及后来陆续出版的一些成果，如《布依语简志》《贵阳布依语》等专著中，都从总体上对量词的结构特征、语义特点和语法功能进行了分析，并对量词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布依语量词的专题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成果并不多，但研究更加细致、深入。有的学者开展了布依语量词与汉语量词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凸显布依

语量词的特点；有的学者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从语法化的角度对布依语量词的来源进行了探讨；也有的学者从混沌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对布依语个别量词语法过程中的非线性特征进行了分析。

本书作者刘朝华于2009年至2012年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开始接触布依语，并进行了一年的系统学习。在基本掌握该语言语法结构的基础上，将研究重点集中在量词方面。先后到云南罗平以及贵州镇宁、长顺、望谟等布依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搜集了大量有关量词的布依语实例语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最后形成博士学位论文《布依语汉语名量词对比研究》。本书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善而成，是迄今为止布依语量词，同时也是布依语语法研究中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项研究成果。作者从布依语的语言事实出发，综合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语法化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布依语和汉语的名量词进行了系统的对比研究，分析了两者的语义基础，描写了它们不同的语法功能和特点。运用多学科前沿理论来研究量词，这不仅在布依语研究领域，就是在整个汉藏语系研究领域都属创新之举。在系统对比了布依语、汉语名量词结构和语义特征之后，作者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事物范畴认识上的差异。作者认为，汉语和布依语对事物认识的差异是由于地理分布的不同造成的。布依语比较注重认知对象的显性特征，注重认知对象与人的关系，而汉语比较注重认知对象的本质属性，注重对认知对象的分析和概括；布依语通过添加名词词头的方式来

实现对事物的范畴化，而汉语则通过字形标注法以及从“形状”的角度对事物进行归类。在对事物“量”的认知方面，布依语体现的事物的“量”主要是“类别”，而汉语则主要是“形状”，两种语言对名量词概括的成员身份也有不同的认识。

第二，两种语言在名量词的分类上也存在不同。作者认为，布依语名量词的基本功能是“别类”，而汉语名量词的基本功能是“表形”，因此，布依语的名量词可以分为有生量和无生量两大类，而汉语名量词则可以分为“相同形状”量词、“相似形状”量词和“模糊形状”量词，各次类之下还可以进一步细分。

第三，两种语言的名量词在语法功能上表现不同。作者通过研究认为，在词法功能上，布依语的名量词主要表现为“别类”，而汉语的名量词主要表现为“辨义”，两者在情感功能、区分同音词等方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的倾向；在句法功能上，两者在组合能力和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布依语的名量词可以跟数词、指示代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组成数量短语，而汉语名量词的组合形式很有限，只能与数词和指示代词组合。语序方面，布依语名量词与别的词类结合时多数情况下出现在最前面，而汉语则只能出现在后面。布依语名量词在特定的语境中优势可以独立充当句子成分，而汉语名量词要在句子中充当句法成分则必须与其他词类结合。

第四，两种语言名量词产生的途径和方式不同。作者认为，布依语名量词是在与汉语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名量词来自汉语，数量表达结构（即“数 + 量 + 名”结构）也借自汉语。在布依语中，重新分析和

类推是名量词语法化的主要形式，而汉语中，隐喻、语用推理和类推机制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上述观点在布依语语法研究中属首次提出，对布依语语法研究乃至整个汉藏语系语法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该书的出版将对布依语本体研究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周国炎

2014年3月29日

目录

绪 论	001
第一节 研究动机和目的	001
第二节 研究方法	008
一、调查法	008
二、描写法	009
三、比较法	009
四、解释法	010
第三节 理论基础	011
一、原型理论	011
二、静态分析法	012
三、语法化理论	014
第四节 研究的材料与范围	015
一、主要材料和范围	015
二、次要材料和范围	017

第一章 布依语汉语名量词概说 018

第一节 布依语汉语的名量词系统 018

一、布依语的名量词系统 018

二、汉语的名量词系统 023

第二节 布依语汉语名量词的名称溯源 024

一、布依语名量词的名称 024

二、汉语名量词的名称 026

第三节 布依语汉语名量词的范围 031

一、布依语名量词的范围 031

二、汉语名量词的范围 036

第二章 布依语汉语名量词的语义基础对比 039

第一节 布依语和汉语中的事物范畴 039

一、布依语汉语中的范畴原型 039

二、布依语汉语中的基本层次范畴 050

第二节 范畴化的原则和手段 057

一、范畴化的两个原则 057

二、范畴化的手段 060

第三节 事物的“量” 069

一、“量”的含义 069

二、空间量	072
三、时间量	074
四、“有界”量与“无界”量	076
第四节 名量词的原型理论	078
一、名量词的原型	078
二、名量词的中心成员	084
三、名量词的边缘成员	092
四、名量词范畴边界的模糊性	096
 第三章 布依语汉语名量词的分类对比	 099
第一节 布依语汉语名量词分类概述	099
一、布依语名量词分类概述	099
二、汉语名量词分类概述	103
第二节 布依语汉语名量词分类标准比较	110
一、布依语名量词的分类标准	110
二、汉语名量词的分类标准	112
三、布依语汉语名量词分类标准的症结	116
四、句法标准和语义标准	120
第三节 布依语汉语名量词分类的特点	126
一、布依语和汉语名量词分类的特点	126
二、布依语和汉语名量词分类的厘定	134

第四章 布依语汉语名量词的语法功能对比 147

第一节 布依语和汉语名量词的词法功能对比	147
一、名量词的别类功能	147
二、名量词的辨义功能	151
三、名量词的情感功能	154
四、区分同音词	156
五、一名多量和一量多名	158
第二节 布依语和汉语名量词的句法功能比较	163
一、名量词的组合能力	163
二、名量词的造句功能	172
三、名量词的重叠	183
第三节 布依语和汉语名量词的特殊语法现象	185
一、名量词与名词的形状大小	186
二、名量词与名词的性别长幼	188
三、名量词的省略	190
四、名量词修饰名词	194
五、布依语中几个名量词的特殊用法	196

第五章 布依语汉语名量词的语法化对比 203

第一节 语法化和名量词的语法化	203
一、语法化	203
二、名量词的语法化	206
第二节 布依语和汉语名量词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	209

一、名量词语法化的动因	209
二、名量词语法化的机制	216
第三节 布依语和汉语名量词语法化的路径	236
一、从拷贝结构到类同结构	237
二、数量表达结构的竞争和“数+量+名”结构 优势的确立	241
三、“数+量+名”结构与名量词的语法化	247
第四节 布依语和汉语常用名量词的语义演变比较	255
一、布依语和汉语常用名量词的语义来源	256
二、布依语和汉语常用名量词的语义演变过程	269
三、名量词的语义演变和语法化的关系	275
结 语	283
第一节 本书的主要观点	283
第二节 局限与展望	286
参考文献	289
后 记	302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和目的

布依语和汉语是汉藏语系中两种重要的语言。布依语属于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使用人口有 200 多万，是我国使用人口超过 100 万的十多个少数民族语言之一；汉语是汉藏语系中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自古就创造了文字，因而各个时代都保留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布依语和汉语虽然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但在语法上具有很多共同特点，例如两者都缺乏形态，语序和虚词是主要的语法手段，两者都属于 SVO 型语言，量词都十分丰富，等等。毋庸讳言的是，汉语语法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而布依语语法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对两种语言的语法进行对比研究则更是凤毛麟角。Keith Allan(1977) 把世界上具有分类关系的语言归为四类：数量关系语言 (numeral classifier language)、一致关系语言 (concordia classifier language)、谓语关系语言 (predicate classifier language) 和方向关系语言 (intra-locative classifier language)。其中，classifier 的确切含义是“类别词”，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名量词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等同，但可以认为是大概念与小概念的关系。据此，我们把布依语和汉语归入数量关系语言。布依语和汉语对事物的分类主要是通过名量词来完成的，其形式是“数 + 量 + 名”。根据这个形式，世界上

的各种事物都可纳入一定的范畴。但布依语和汉语分类的重点不在于“数”，而是在于“量”，因而“量”才是布依语和汉语范畴化的主要手段。布依语和汉语的量词都非常丰富，但它们对事物的分类却各有不同，比如布依语里的 *kai*³⁵ “鸡”和 *ma*³¹ “马”，其量词都是 *tuə*¹¹；而汉语却要分别用“只”和“匹”，也就是说，布依语把“鸡”和“马”归为一类事物，而汉语看作两类。这并不奇怪，因为不同的民族对客观事物的体验不同，视角不同，对事物的认识也就存在差异，因而对事物进行分类时，就会出现不同的处理方法。不仅如此，布依语量词的来源问题、布依语量词和汉语量词的关系、两者的形成基础以及各自在词法和句法上表现出来的种种特点都足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激发研究者的兴趣。

布依语分为三个土语点：黔南为第一土语点，黔中为第二土语点，黔西为第三土语点，三个土语点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差别都较大，但语法差异较小。1985年，《布依文方案》明确规定第一土语点为布依话的基础，以望谟县复兴镇布依话为标准音典。实际上，不仅各土语点的分歧较大，即使在同一土语点内，语音、词汇的差异也不小。喻世长(1959)根据调查结果曾把布依语划分为40个片区，后来喻翠容(2009)把布依语分为36个片区，虽然划分的结果稍有不同，但都反映了布依语内部的分歧状况。由于标准音典没有得到推行，加之受布依语社会功能的影响，各片区布依语仍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各地在量词的选择和使用上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同一事物，有的使用固有词表示它的“量”，有的借用汉语词来表示，有的两者并行使用。而且，因时间、地域、阶层和文化水平的不同，量词

的使用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不过，语言具有继承性，因此任何一个地方的布依话都会保留一定的原始因素，这就为我们比较布依语和汉语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值得欣慰的是，汉语自商周以来书面语就没有中断过，因此可以清楚看到量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这为我们分析和判断布依语量词的一些性质起到了积极作用。

布依语关于量词的研究成果不多。最早涉足量词研究的是喻世长（1956），成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据量词的性质把量词分为七类，其中名量词占六类；这些分类不是根据一个标准来执行的，有的是根据性质，有的是根据来源，有的又是根据功能。二是对名量词与其他词的组合功能进行了描述。喻先生的研究虽然还有一些不足，但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对布依语量词进行了专门研究的是吴启禄（1983），他首先比较了布依语量词与汉藏语系其他语言量词的类同之处，然后分析了布依语量词的特点以及量词的语法功能，最后讨论了几个特殊的量词和量词的省略问题。吴先生的研究涉及了布依语量词的各个方面，见解颇为深刻，而且是根据布依语本身的规律提出来的，因此其成果对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借鉴。对布依语量词和汉语量词进行比较研究的是王文艺（2004），她认为布依语量词和汉语量词一样，可以重叠，可以跟数词构成数量短语，跟代词构成指量短语，但布依语名量词具有区分事物性别、长幼及使动词、形容词名词化的功能。此外，布依语量词还可以跟人称代词、疑问代词、动词和形容词组合。王先生从比较的角度阐述了布依语汉语两种语言量词的异同，这有利于研究思路的转换，同时对研究布依语名量词的语义基础和句法功能也具有启发意义。不过文中认为量

词具有使动词、形容词名词化的观点尚须进一步讨论。另外，龙海燕（2010）分析了布依语名量词的产生和发展，不过，论证稍嫌主观，其结论也没有什么突破，仍停留于其他有关壮侗语量词产生的研究层面。

汉语量词的研究时间相对较长，成果也颇为丰富。马建忠（1898）首先提出量词的观念，即“凡物之公名有别称以计数者，如车乘马匹之类”，这可以说是语言学史上的首倡。黎锦熙（1924）把“别称以计数”这类词定名为“量词”，其内涵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名量词”，并解释说：“量词就是表数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下，用来做所计数的事物之单位。”此后，量词的研究逐渐蔚为大观，并延展到国外。量词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是由吕叔湘、王力、高名凯等人树立起来的，虽然这个阶段仍把量词看作是名词的附类，但已经向独立迈进。吕叔湘（1942）把量词看作“单位指称”，后与朱德熙（1953）改称为“副名词”，最后则直接称为“量词”，包括了“名量词”和“动量词”（1980）。王力（1944）仍把量词称为“单位名词”，此后把量词分为“人物的单位”和“行为的单位”（1955），实际上已经把黎锦熙的“数量副词”和“量词”合二为一，再后从历史的角度又探讨了单位词的起源问题（1958），不断把量词的研究推向更高水平。高名凯（1948）把“量词”称为“辅名词”，也就是“辅助说明事物的单位或范围”，研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个阶段具有开拓意义的是刘世儒（1965）的研究，他根据语义把名量词分为陪伴词、陪伴称量词、称量词三类。他不仅注重划分标准的统一，而且对量词的源流也有独到见解，其成就至今还未有被超越。此外，陈望道（1973）的研究也值得一提。他主张把量词称为“单位词”，认为单